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

明 鈕永張 岱著

喬王李周李列傳

喬宇太原樂平人祖授工部左侍郎父鳳兵部職方
主事宇少奇穎從父宦京師特揭一清為中書舍人
宇文業為高第中成化甲辰進士從從李求陽肆力
為古文詞初授禮部儀制主事吏部尚書王恕特除
文選主事為其屬調郎中三主選事門庭肅然與論

稱允遷太常少卿宇博學工文精篆籀爲好山水雅
棋奕之戲亦冠一時止而長身偉貌舉止凝重導駕
齊壇 孝宗奇之歷陞戶部左侍郎正德特劉瑾用
事宇恬然自守瑾敗獨默然不爲所汚居數年陞而
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寧宸濠反旦夕東下從容籌
畫卒創戰守具且誓諸卿輩謀同謀協力而外與客
談笑奕飲自如則即城中作二軍鑿空出飛報火畔
以誤之曰某月日朝廷命某總兵官統京邊軍若干

萬出某路某月日命某總兵官統士漢兵若干萬出
某路攻宸濠刻日至矢宸濠惜遣死士三百人分伏
城中約為內應宇度守備太監劉卿與宸濠善必知
謀召卿所用事人語之曰外間藉藉言乃公與知江
西謀吾不信也乃聞科道官且上聞可語乃公密揮
利言科道一聞乃公倘天我非妄公不出此語卿急
走見宇自白且哭且謝曰微公卿鑒粉已自此不敢
與宸濠通宸濠所約內應人與其間謀往來宇悉次

第偵截執而梟之江岸知指揮楊琬有勇畧使守安
慶而誠之曰安慶南京上界要地江西為近賊有計
當先知則速告若攻城則死守之宸濠至琬拒守十
八晝夜宸濠驚恐曰安慶猶爾況南京和又聞宇南
京有脩殺方士數謀退兵其夜西北風惡舟纜絕比
曉至鄱陽湖遂為王守仁所夾其冬武宗親征至
則賊已平受朝正於行在有旨令百官着戎服宇率
先以朝服入江彬危駕出入快選軍身皆冠帶宇先

選健兒聞者為與卒皆極渺小一日集演武場彬問
字此中亦有健兒者不寧可與我軍一角字曰未及
求也即以敵與之解卒稍試之遽軍一再聞皆僅彬
謂江南人渺小若是佛岸者尤不可犯也彬射生暮
返呼聚寶門啟入字使門者語之曰喬尚書子鎖鑰
孰敢私啟且是門也偏近行宮除道不馳伏馬不呼
彬竟止報恩寺不得入明發字出省候夜來平次公
勞苦矣彬有所假肯字事而奏必得肯乃行也

世宗即位錄保安南京功加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
即召拜史部尚書上新政銳治宇興林俊孫交彭澤
並見藉重中外仰慕焉頃之史道誣劾揚廷和下
吏卻恭奏道挾私妄言為御史曹嘉所論稱疾求退
不允又頃之錦衣百戶張瑾率較尉受等支俸通倉
橫取狼籍管糧主事羅洪載捕受等按罪語連瑾、
陽懼求杖以免洪載處杖之瑾奏洪載擅害禁衛官
校齊日縛掠人上下洪載鎮撫司獄拷訊林俊孫

交若科道官戶部郎中辦事進士劉濟等十餘人各
上疏論救請改付法司 上付鎮撫司如故調洪載
外任宇執奏不允而林俊亦復以崔文李陽鳳獄改
付鎮撫累辭求退御史秦武言 陛下召喬宇於南
趙林俊於野中外鼓舞同時讚頌張瑾一衛士耳李
陽鳳一從夫耳俊官部屬牽制法吏二臣力言並不
見聽事閱國體不可不慎上下所司而已既內織染
局太監永乞付勃興本局官織造蘇杭 上命內閣

予初揚廷和不可字復與科道官極論上稍不悅
字矢桂芳張璉席書方獻大霍編以議大禮得上意
字疏禮官之議隆正統也璉等之論厚私親也隆正
統者有拂皇上未安之心厚私親者適中皇上
易從之意我太祖之訓有兄終弟及之言所定大
明律則稱所後者名父母本生亦名父母陛下稱
興獻帝為本生所以尊祖訓律例之義正說之傳
一本之恩兼全無失上曰姑且不治何言朕心適

中易從也禮部尚書汪俊去上召席書代取夢思
輻於南京言官馬明衡李本陳瑊等並被點摘字言
陛下以一二人偏私掩天下萬世公議內離骨肉外
間君臣名曰放忠實累聖德書代汪俊特出內旨不
與廷推國家百餘年來未有之事請收回成命令俊
與書各守職如故矜宥明衡等止召總夢思入報聞
上既授總夢思獻大為學士字言聖朝養士名節為先
席書不出廷推臣已力言不可今復有總夢思獻大之

命夫內降恩澤多施之倭倖小人 皇上御極九年
朝傳旨陞官雖臣從官較亦蓋點平況學士之選甚
崇而士大夫之進可干 上切責字曰任才用賢古
帝王政治等語執經論禮豈悅朕心干進者已料進
相結言 上詰使對狀下御史段續陳相鎮撫司切
責之字引疾乞休許焉御史許中劉偶各疏言吏部
尚書喬宇忠清宛絕保障多功銓衡素物倚毗且切
上曰朕豈舍宇去朕耳大禮既定得命冠帶閑住

宇素風澹泊所居器用陶甓衣服若寒士延接儒雅
如恐不及負一藝者悉被款焚平生未嘗有惰慢之
容毀譽之口端嚴惇惇如海涵而微重其為山水好
嘗歷雲中上恒霍登嵩華游海岱及江南諸名勝拙
隱摻竒具諸記載北方人士嘉言文苑則首宇：沒
有二妾殉之其一宛平劉氏其一儀真許氏

王以旂江寧人正德辛未進士授江西上高知縣時
革林賊剽掠庫獄以旂集鄉兵屯匝要害遍置鐵蒺

蔡以防之賊自是不敢窺上高已久生擒流賊伍廣
等數十人閩境帖然授河南道御史出巡河南省試
屆期會宸濠反閩劉璟者濠黨也乃倡議罷試以旂
徐言江西去汴遠且濠旋撲滅罷試無名仍就試如
故璟又傳武宗親征道出汴輒下牒取帑金四萬
備供應諸司束手無措以旂執不可謂天子御蹕至
必戒前路有勅圖之未晚今豫發公帑萬一從他道
出銀散不可歸誰執其咎璟乃阻嘉端壬午按福建

時衆率盜起流劫安溪勢日張以新撤分守及都指揮率兵勦之月餘平癸未以終養請告家居十年壬辰仍補河南道督學北畿權南太僕寺少卿尋陞大理寺少卿戊戌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有議革撫治者以新繪四省交會圖魏之石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庚子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歲徐昌洪濁漕舟滯不行臺諫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督治於是受命行至則先求

故道視衆脉循經流塞分枝自徐洪南抵沽頭增開
若干又相地形引水曾築土壩若干漕運得如期達
京師汶上寧陽間故有四水猶置湖中曰安山曰南
旺曰馬場曰柏陽勢豪侵沒多畝德卽藉其牽制有
司因循不敢問以旂謂水櫃復庶畜洩有地河溢則
懸河以入湖河溢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然
力復之事竣上嘉悅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
掌南院乙巳考察京官中外翕然服其當丙午召入

為工部尚書時琉璃河圓明閣工興經營節縮得不
重費丁未改左都御史掌院事九月轉兵部尚書兼
提督團營先是陝西總督曾統倡議復河套有旨速
統命以旂以尚書兼都御史代之陞辭馳至關亟罷
即縣軍需停造畚具勵諸將固守封疆倉卒建牙而
能推布腹心半屈群策前此哈密熟番久留甘肅以
旂志之同都御史楊博慮關外鉢河寺傍可田可廬
召諭諸番為繕室廬分比舍即口授田示之生計仍

約朔望族首得八關為市諸番感喻稽首聽命遂徙
帳房七百有六乃婦三千五百有奇定舉不煩一夫
而數十年梗類為之一清自二十七年入鎮至三十
二年防秋者五市馬者二北南西番無大舉無深入
戍中蘭犯山丹已蘭犯波羅堡及莊浪已又犯高家
堡再及鎮羌皆督師敗之冬出塞破蘭忻都庚戌蘭
擾磨石移軍敗走之又敗之寧塞及甘涼鎮西沙窩
肅州清平堡扇馬城燕步川火燒溝神塘嶺凡十六

提計新南一千三百五十三級番族二百級奪獲夷
器萬六千有奇蛇馬牛羊八千四百降虜及番族三
千餘人遣人自國中聞而歸者千二百六十人修完
延慶定邊等處城堡塞寨四千六百四墩臺一十二
築完瓦壘梁及蘭州邊牆二百餘里前後上功蒙恩
賚予者二賜金帛者八賜敕獎勵者一予子二品考
滿加太子太保癸丑以病劇致仕卒於固原訃聞
上震悼親視朝一日予祭九壇贈少保謚襄敏

李遂豐城人嘉靖五年進士授行人轉刑部郎中錦衣衛捕逆強盜十三人遂疑爲鞠真盜一人而已請部尚書駁勘十二人者得解釋上立東宮赦天下部院例具赦條先是廷臣坐大禮獄謫戍甚衆皆莫敢請遂曰赦孰急此以告尚書聶賢曰君言是也上意難測恐滋怒耳遂曰患無事會耳有會笑可揣逆上意賢怒遂度不可挽拉條友盧憲曰絕憲王公可激此義也王公者都御史廷相即與憲夜扣門以

請達相瞿然從之得旨切責而已改祠祭郎中屬
上釐正祀典所諮問禮官昏旦至特尚書禮部者爰
言：以屬達酌損古今無弗稱上旨上問廟議張
孚敬促禮官立奏覆達適在朝被朝階屬草進孚敬
歎服率用所議南太廟災有旨條具告慰修省諸儀
言曰太廟在南京虛位亦祭告足矣達曰古者新宮
灾三日哭南京祖廟根本地也不行修省姑遣祭告
欲以慰解上心恐非遇災而懼之意言不能奪聽

覆議：上下詔令四品以上自陳科道官極言時政
闕失特論快之始言善遂既數見遂據經執諍之同
衡之給事中曾忞者適有以駁論忞言：謂遂與忞
善意遂主之未有以發也會同官王慎中外謫遂與
諸僚餞之郊言勅遂無故不參公座因指其平日會
友講學交結朋黨變亂是非下詔獄廷鞠誦湖州府
同知稍遷南京刑部員外郎尋轉南禮部郎中陞衡
州知府遂在衡一用風化為治暇則招友講學如為

卽時處州飢流民以採礦為名糾集入境大肆掠
遂取保甲中號徒者各一人委縣佐督領之計授
畧擒斬賊徒自與推官李文進輕騎直徧礦山駐
宿賊聞中夜焚寨去特遂隨從不滿百人火起其下
皆促遂出遂堅卧曰賊不意吾來將謂大兵合矣此
燒寨走也已果然文進曰盍追之遂曰此皆飢民不
為患若足矣遂兵躡遂出境閉礦而遂無何幸聖皇
后梓宮南柑風傳上意欲遊長江取道常山諸司

檄衢具舟輿通道括財備上供遂求檄要如具文上官某梓宮必不錄制者三諸司抵違中文於地督促如置大違確守前議不變已梓宮米道長江浙中諸郡駭然惟衢按堵乃大服遂即廳有叢塚相傳為郭璞墓發之不利於守遂曰即廳也而丘隴在其下耶且景純不殯於此發之得石戶二乃唐刺史李即所樹者又周王廟多靈異即氏率走祈福遂訪問知神為孝子也易廟額曰周孝子祠而表祀米趙禹范冲

魏丘翁蒙為四賢祠以屬民望一日衛山谷民閑造
廷者數輩泣且笑曰謂使君年長笑而尚未也遂問
父老何訴皆曰自使君下車里閑無擾豪橫改行民
輩已老見守衛未有如使君民輩持來望顏色是時
王慎中稍遷至河南叅政過遂治遂迎謂曰子雖貴
也不如我折腰傾循吏傳無子矣銓嘗考遂治行第
一陞蘇松兵備副使以內艱歸起復山東副使累陞
右布政使通江洋盜充斥輒論以遂風力素著請不

次推用陞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蓬萊健勇修戰艦
講陣法創為稅運等各款百具軍政井然尋召赴闕
為僉都御史專督薊州主客兵餉坐未至京謝恩輒
用新術請符驗關防且聞旨久而後至然為民家居
與鄒守益聶豹魏良弼錢德洪王畿羅洪先輩會聚
講學而縉紳中言濟世才者必推遂倭起東南用兵
日久將臣數易嘉靖三十四年勅下南京部院科道
博選安攘才畧合詞薦遂明年春倭將掠鳳泗淮揚

陵覆震驚輕運阻秋朝議以淮楊咽嗟地宜專設軍
門設軍門非用運不打運起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
等處於時淮陽間三刻安矢後值水災而大工採辦
牽輓協濟意外重科率為民困運至軍軍餉大戶幾
千家減排門鄉兵歲省民財萬計以次經畫戡守諸
備視地要害奏設副總兵恭將守備若干員城天長
儀真寶應諸縣造戰艦數百艘合練馬步水兵賊再
至不敢犯居一年謀報有賊三艘登板逆方聞武狼

山即麾兵將力戰惟其前鋒復計賊且大至若從海
門直趨如皋至鎮地即主客倒置根本搖矣馳騎一
晝夜趨泰州而賊衆踵至悉焚舟登陸遂下令諸將
我兵雖驍健皆新募未嘗見大敵但堅壁守之復謂
諸將曰賊起如皋則必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過天
長鳳泗陵竄在馬道最要孫黃橋過瓜儀以拒南都
而梗漕運次之若從富安而來計至廟灣則賊絕地
也乃以海防副使劉景韶將擊丘陞守黃橋諸路身

當泰州衝時賊衆盈萬總兵鄧城故稱名將一戰敗
却將士奪氣遂擐甲誓死將士感憤激烈於是皆稍
稍勝賊遁來而風急我兵不便迎擊遂齎米額待頃
刻風回縱火斫營斬酋首一人賊挫阻遂從富安沿
海堤東掠遂喜曰此吾得地時也今景韶陞尾其後
盡偏之今益前夜則稍速之則致賊廟灣而其時他
賊復急攻丁堰西亭二路以牽我兵遂分遣偏裨授
以策盡悉殲之身提兵夜從間道疾走淮安是時賊

計達方而傑謂淮無備奄至淮安之馬邏遂已陣於
姚家蕩賊大驚據高阜盡銳衝我師遂橫截賊陣令
諸營壘出搏之賊大敗斬首千餘級殘孽米奔廟灣
為巢殊堅按行指示具畚臠積土平整奪其陰撤其
傍近屋縱連砲奮休擊之賊窘遂殲絕之方休士計
功罷遣所調兵而崇明三沙賊復犯楊州之七星港
一時上下惶懼遂召將士激諭之誘入舊場戰地餘
諸路兵與戰敗之賊奔仲莊結奔獨園劉家莊白家

駒逆及連敗之賊沿海西北來又敗之乃奔唐家渚
遂所遣兵與故所練鄉兵復合擊之無脫者時又有
他賊數百出硤海濱遂計賊雖寡然將士厭苦矣授
言曰賊自閩中滿載歸以北風鼓而泊岸非為寇者
置之亦無害將士動於利不告潛往獲其島主孟得
山者以歸孟自夏及秋前後八捷斬賊四千七百有
奇諸婦溺無算遂南京兵部侍郎即足為嘉靖三十九
年初南京兵部尚書張璠以倭警故議選練營軍益

以四方趨徙名曰振武營新軍故事南京軍月糧有
妻子者給一石無妻子者十減四春秋二仲月石折
銀伍錢及馬坤為南京戶部尚書奏減為四錢諸軍
始怨而督儲侍郎黃思官者綜覈過當奏停補役軍
丁要糧諸軍益不堪時坤已召入為戶部代者蔡克
廉病不視事比歲大校米踊貴諸軍求復五錢舊額
思官曰事當請不輒許會給軍復後期諸軍鼓譟圍
思官第思官踰垣避之外不能與諸軍就撲殺之縣

屍於市痛加殘辱大呼肯鑿：料張無計遂聞變急
策馬而行駟呵如平日軍中指目此平倭李公競前
紛訴遂曰諸軍誠怨怒黃侍郎不有朝廷即可奈何
皆愕無以應徐叩首曰惟公活我遂曰馬首是從乃
請鑿大會南京官條一處揭言曰今日之事遂所目
見督儲公瑜垣自斃不聞諸軍革不當殘辱之耳即
奏聞不得稱諸軍亂也諸軍聞言皆稍退頃之醢：
復入提月而操遂直前叱之曰我為方為余等謀生

路尚自絕更殺我耶江北數千倭吾一人者滅之堂
室大朝豈無人皮若輩皆曰非敢犯公也求賞而已
遂曰若輩行何等事欲布賞耶從妻慳月慳故即可
耳必索賞即殺我因皮置散遣之事聞上疑卻臣
不能安珣諸軍悉行譴逐下輕旨捕首惡而已然奏
報尚未至南中諸軍人自疑訛言洗營陰相約亡
命入海遂與鑿謀曰昔元魏時禁軍攻統軍張彞之
宅朝廷置不問焉散逐散家財結客因以啟飛揚跋

危之心今雖從宜撫處首惡未誅衆情洶々如必俟
奏報處分明旨朝臨兵情夕變夫因稱疾杜門密召
軍使入夜密諭之且諭且叩首皆感激願効於是泰
伍訪報得首惡山等二十六人遂自馳書內閣奉兵
請亟以聞既發書乃告鑒亦與遂協謀先期給寧
家小帖以款散軍心而豫為榜文捕寇則已景丑而
捕景寅而收尋張榜慰諭諸軍慷慨已兵部以遂所
言聞上上復用輕比坐首惡三人而已乃令鑒致

仕去鑿去南都人謂營兵且罷代鑿非遂莫可奈爾
八犯御札聞遂召尋召入為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
戎政改戶部尚書江東以往諸軍見稱亂之日當事
之人被上譴責已輦獨輕比益驕恣往、射矢部門
或毆罵官長白晝殺人恬不為恠刑科給事魏元吉
論東威令不振以致官軍驕縱失伍亟宜罷黜且請
素有威畧者星馳代任意益指遂上既治諸首事
人遂別調來陞遂南京兵部尚書兵科議留京營屢

變非重逆事推不可奉旨撰勅如議而又為嚴世蕃
所格遂乃囊勅不復開第錄兵部疏移文江南北諸
司大集官兵誓戒之曰汝輩作死多矣上寬仁不
誅不感悔更稔惡今日朝廷特勅我來是汝輩向背
生死之機也自今以後既往之罪一切不究傾姑息
之政一切不行矣敢有違犯輕則軍法治重且奏聞
誅斬遂風神峻整詞義凜然諸軍莫不歛氣則選驍
健者四百人置左右為標兵但詐儻恣在肘腋而

一二兇渠自知罪重恐終不免會有妖人繡頭妄說
妖法營兵王漢馬元等因而率衆攔扑復倡洗營訛
言相誘遂密獲繡頭分捕兇黨仍語諸軍繡頭不能
近知己身存亡妖妄可知衆心回向逆更斟酌營規
中嚴什伍互書其名藉平貌削方懸腰一如在淮陽
時而特重曉散夜聚噪呼投匿之禁令其自相鈐束
覺舉時謂振武營不靖數倡亂當除罷遂奏護陵軍
士皆以振武營軍士乞之營軍有死亡者勿復補吳

以漸次消除之亡何乞休家居卒訃聞賜祭塋贈太
子少保謚襄敏遂為人奇偉博大有氣節嘗擊罵至
善於屬文尤長奏疏磨順之稱其能發難顯之情為
一時獨步侍郎萬恭論其人曰聖賢之學豪傑之才
子拭材皆舉進士拭仕至叅政材仕至僉都御史以
講學名

周金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擢給事中武宗數游
幸金上疏請平朝躬覽章奏總握權綱又言京糧歲

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常痛為澄汰中
官以迎佛盂鐵盂討引鹽暴橫道路常罷之都督馬
昂納女弟後宮外議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昂雖
不罪而女竟黜是時奄幸擅權與言路為仇不思暮
死則竄金給事中九年老成周慎幸免戮辱以久次
擢太僕卿癸酉議用兵土魯復哈密金極言西邊虛
億而土魯陰遠且青海之賊窺視西寧乃欲遠極哈
密乎衆曰如土魯索金幣何金曰彼能效順國家何

受於賞不然勒之未晚已而卒從金議於是衆以金
可屬違事延緩憲府皆推金往金既路遠不拘辦有
帥臣體裁又善照姬接下嘗欲答一二走卒時窮冬
多不袴惻然曰違人窘乃若違不悉答而百方為
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又為之葺牧場
疏石渠利盡而人不勞違人益愛金嘉靖甲申大同
殺都御史報至金愕然踰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
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

都御史乎衆曰知之金曰若輩以殺之為得已耶衆叩頭曰臣賊自取族牛尚何道金曰不然違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逆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為命縱殺之月使殺焉其誰恣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及之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大衆金數爭之不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為市而商人無能得者衆固甚怨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轟

然而馬回國帥府金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金二
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
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
痛鞭之軍士聞金不妄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
為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足總制者國利不恤我
衆耳金從容應諭以利害衆驚曰公生我始解散去
而總制亦心愧之延宣皆虜銜金內撫諸軍外策強
敵開門晏閉造民緩帶四五年訖無敗事自金去宣

府八年大同復殺總兵撤城亂金時起巡撫保定矢
逆往扼紫荊擒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其定巡按
卒者有疑戾入邑聞鉅聲驚以守令謀已達史發卒
捕守一城盡空金星馳撫定上章露巡按罪狀廷論
竟直金而燕御史其鎮淮特章堅掎宮南附始奉旨
由江而諸獲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
而憚於江陰悅懼不敢任金獨言沿江山陰路不可
通狀且奉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上聞之悲惻柰

何議論往返數日諸大臣亦密探沿江路果險如金
營乃決從江之議以鐵纜維舟行如期至承天以葬
江干千里免於代樹壞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
谷中金之力也為刑部尚書轉戶部益能其官乙巳
致仕歸年餘病卒年七十有四賜葬祭贈太子太保
謚襄敏

李世達開中涇陽人嘉靖丙辰進士授戶部主事監
兌湖湘旦暮竭心計佐度支急癸亥調吏部考功司

主事尋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元年起陞稽勲司員
外調考功戊辰陞本司郎中調文選世達前後入佐
銓司興廢陟品藻八辟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
手聽裁即見斥者無不心服轉南太僕寺卿萬曆元
年陞右參都御史巡撫山東尋陞右副都御史總理
河道修河議起世達身履其地相土宜權經費所為
條析利害甚具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為大役累戊寅
改撫浙江不數月以疾辭引退者八年起督漕河念

賈應湖險惡成漂沒舳舨無算為請開越河以殺水
勢春年而竣晉南京吏部尚書吳海剛峯意氣相期
擔荷國事所甄叙人品如顴眉收尋改南兵部尚書
恭贊機務召為刑部尚書章數十上無非平允詳慎
務廣德意時上惡逆臣偽增首功怒不可解世達
調劑於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比附重辟執不奉詔
卒出其人於必死之地會密遣厥校偵部事世達慮
獎賁不可長屢疏明非體乞亟罷去上改容謝乃

已尋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御史職惟俊所抨擊無與抗者往臺長不世有所甄別世遂謂史治日衆民生寡遂職此之繇乃舉曰通考察例行之斥歸介劉瑜黃正色輩五六人臺中悚然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少保癸巳乞骸骨歸己亥卒年六十七賜諭祭謚敏肅太史焦竑論之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蘇子瞻謂蕭何知韓信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敏肅胸懷洞達無所不如納即窮鄉下吏片長寸善

或舉以告公無不知者此豈得之性哉呂聖功為相
於四方皆罷竭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疏於籍
故朝廷索才如取之素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榱桷
小大半獲誠儲之素也余見歟甫數巨冊人才臧否
良楮楮皆共惜大未正冢宰之位而去然其及於
世者亦豈微也哉

石匱書曰世間料萬物舉若石舉人材極費力之事
必以極省力之法為之茲卻一得為大匠者止係表

撥而附之者雷和雲從事已立辨矣余觀喬家宰之
折奸馭暴王司馬之禦南治河李襄敏之禦倭定亂
周司宣之安邊戢衆李敏肅之決獄興陰事雖輒族
而游刃有餘以是知巨堅之任自須有學識者為之
要非鹵莽之人所能轉移其分寸也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五

明 鈞南張 岱著

曾守禮卿世威吳猷譚大初列傳

曾守禮德平人嘉靖七年山東鄉試第一選成進士授彰德府推官有大獄坐與盜者連數即守禮鞠無驗悉論出之大火易守禮書生耳何知吏已更以他疑伏試守禮守禮以片言折之無不允服惟兵部主事卽儀制率府既除弋陽王攝府事請得置旗尉如

故守禮不與曰攝寧也繼寧耶出為河南提學副使
論士與德藝還山西奉政冀南西即藩宗暴橫至陞
亡命行劫監司莫誰何有徙署於他治者守禮至仍
故部署彈壓西即悍宗皆斂跡陞山西按察使雁代
寧府間居民多自墾田戎告晉王曰府中牧地也王
奪之居民譁噪搆兵守禮法其首難者仍歸田於民
今有司歲收其租抵宗祿陞陝西右布政將左秦王
亦以牧地故佔民田立石其壘上民爭訟不決守禮

仆壘石告王以晉事曰亦復歸民入覲佐計所署平
冗吏老疾失真者輒與白吏部尚書曰若是則計簿
舛耶守禮曰此皆去省會遠第取其文書寔未嘗見
其人今乃見之舛在某也陞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尋
陞戶部右侍郎督餉宣大山西改吏部右侍郎三攝
部事大抵綜名實核淹滯抑僥倖陰法多所更定而
貴勢皆不便之陞南禮部尚書相李本署吏部事希
嚴嵩指以地震請考察廷臣分三等為去留守禮以

哀庸罷留一等則吳鵬趙文華嚴世藩諸人特論諄
然隆慶改元起戶部尚書時因計詘甚守禮請益鑄
錢以便民平估以便商尋徙南工部尚書以母老終
養母歿服闋起刑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是為
萬曆初年再察中外察務絕朋比黜貪壬一歸於平
直而尤重貪殘之禁守令坐受財及酷烈者劾繫詔
獄窮治吏爭自拔濯矣久之以老求去守禮立朝四
十餘年侃々一節義所不可引是非爭大體絕不同

他人意指有附麗而亦未嘗自便為隱情在隆慶初
相高拱以藩邸舊臣當事快恣相徐階積不能平階
計逐拱自吏部尚書楊博都御史王廷相及六官之
長各率屬疏劾至臺省庶官文章論奏穆宗故春
拱見拱彈章滿公車不得已策罷拱守禮時為戶部
尚書獨不論拱戶部左右侍郎徐一柱者拱同館也
劉自強拱里人也詣守禮請守禮不應曰人各有見
某自見不論高公耳何必同侍郎不得守禮疏乃自

作白頭疏上之守禮自未罷居二年拱再相德守禮
召用之時自強方尚書刑部拱從容語曰向者公疏
可無白耶自強曰疏之不白今日安得尚侍公拱曰
苟公棄不佞也守禮即以見德於拱得復用頗見拱
快恣如故終不附鹿之拱亦少踈矣其後拱坐王太
臣事守禮又與楊博力周旋於張居正所人以此稱
苟公長者守禮自少至老服儉如一日不知有人世
雕靡事年五十時其妻為之求侍妾而強之守禮居

姬侍姬直當前守禮卽拂衣出院數年妻后其姬家
逐之處女也嘗上疏禁戲劇束省燕新進士御史用
故事居牋不敢曰守禮以告相執士僞士僞束人也
守禮面斥御史士僞曰某寔命御史守禮曰某疏禁
安所得旨：寔擬內閣公自矛盾耶揮出之卒賜祭
塋贈太子太保諡端肅孫穉亦萬曆中舉山東鄉試
第一成進士

鄭世威福建長樂人嘉靖八年進士方總非題其齊

曰志樂顏瓢貧堪範孰弱冠舉於鄉既成進士會臺
臣缺詔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世戚曰總脫章司
璣司耳目耶授戶部郎丁艱改刑部出為廣西按察
司僉事尋改廣東丁內艱後除江西貴溪相言再召
入相諸司往賀開角門延入世戚便却退呼閣者曰
相國尊然奈何令相大夫端：旁趨還吾刺去耳門
者開中門乃入相言未予也汪巡撫玄錫偕相有事
上清宮名為祝釐世戚從諸司往并視祝詞乃知為

相祈子拂然不拜出轉浙江布政司叅議言再相遇
武林世戚復不與諸司知逆也轉江西按察副使積
分宜高代言族黨醜暴張於言笑世戚輒用三尺經
治有抵於重法者獄具廷撫傳將改論世戚持之不
能奪熊憲副者嚴姻以輕直佔廢寺田千餘畝世威
常以賑飢熊持相予書求抹不得遷四川叅政念分
宜終繫已投劾歸：而薪槲不繼耕鋤自力且十年
分宜敗中外交薦起湖廣叅政南京右通政隆慶初

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轉左副都御史華亭相階為
王守仁學廷議有拳守仁從化者世咸言守仁治世
之能臣也謂其紹周程宗孔孟則平生庸德有不足
者矣且其率天下徑趨直行使聖門講學明理之功
屏不用將有毫釐差千里失者與守仁同特講學者
泰和羅欽順惠安張岳世稱賢大夫而相指擊共謬
守仁辯不能誑蓋守仁以名勝順岳以實勝實之與
名相去遠矣階不足也顧其事亦寢轉南京刑部侍

卽會有詔採珠及珍石世威疏納忠諫崇節儉不報
遂乞骸歸。而耕鋤如故里中不知其為侍郎也。世
威副使江西特議清贖錢備庾賑同謂非石而徵之
崔蔭而應之是奸國法也取盈於公膺而尾閹於權
門是奪民命也纔千言讀之惻切至有歛以傳者
通籍數十年朝野恭半目對大僚臨下吏興農氏庾
一本之至誠其學一以漁洛為宗取六籍及先儒語
日誦繹之錄其精者獨註於心曰心嚴師為師心直

諒為友展也宋儒寔獲我心年八十二卒禮官言其
歷官惟貴之卿相寵自吐辭宋寂寔之野杜門自高
人謂盡之賜祭塋贈刑部尚書諡恭介

吳嶽汶上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戶部主事郎中知
廬州保定二府為郡責大體而已而以聖賢之道望
其民守廬州諭廬民母有不孝弟女怙侈母聞恨母
惡聲聞里中母崇尚浮屠婦女不蔽面母遊行別氏
善惡於旌善中明二亭置社舍設社學藥局鄉約朔

望視學講經表一如國家成法廬人民化之守保定
仁愛明敏未嘗用意摘發而自介謙退卒以至市僧
田此無敢越軌皆若通貫為一心保定結末為守者
唯有嚴清與蕲並名而蕲德及民尤深且厚累官左
僉都御史巡撫真定嘉靖末年兄相為虐焰移疾自
免屏居南莊湖上茅屋薄田蔬餼衣食日惟飯菹稱
經熟坐一室客有過者亦時出見或留飯食：不過
數器席菜居半硯不出謁謝時進行跨蹇驢而已或

諷其驕狀曰某罷吏居家未嘗一用色中夫從自覓
與夫力又不能騎跨蹇驢取便適非敢驕也既數斗
相高罷徐階當國起獄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却逆
持檄宣閑獄宅僕人言狀獄方跌坐行氣捶首且止
僕走立門外可炷香頃乃下牀索檄觀之擲不更視
親友從史乃出就徵一特士諭翁然得人隆慶初大
計科臣有異議疏入留中獄詣政府抗辭曰請閣下
視故事有考察去官者而科臣敢留之否公母傷國

體也閭臣悚然疏奪下既還南京吏部尚書以老致仕
職在南京抑浮薄杜僥倖矜節儉以變化風俗為
人耿介端方清操絕俗守廬特以艱歸途次陰雨持
虛蓋以行至家迫之歸自南都廳事不備假僧寮以
見客卒賜祭塋諡曰介肅

譚大初與人嘉靖十六年應貢復領鄉薦以貢資
選公帑連登進士出跨蹇驢而已以憂歸赴選授工
部主事痛革積弊不遺餘力久之復以憂去起補戶

部考選為戶科給事中歷兵刑左右給事奉使冊封
醜遺一無所受擢江西按察副使獨振風紀直民枉
抑視權勢範如也清戎多所開豁御史以失額為疑
大劾曰失額罪小殃民罪大理驛傳嚴革冒濫撫院
或借資庇其故人亦峻拒之過者多避道去嚴嵩親
黨屢奪人產大初庶得實悲罷法秋滿年僅五十具
疏乞休不許擢廣西叅政桂林湯米價湧請督撫開
倉發糴便宜賑恤存活以十餘萬在事二年值妻子

連喪疏乞解職嘉靖末平召起河南右叅政在任大
有聲譽連權南京通政應天府尹三奉詔書不敢復
辭 穆宗即位疏乞以叅政致仕不許晉工部侍郎
遷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貴戚權璫侵民田土必躬
覈獲悉歸侵於民力薦僉都御史海瑞可大用累乞
休不許轉而京戶部尚書復引疾乞休致仕家居田
不滿百畝讀書鼓琴時人罕見其面卒年七十五詔
賜祭葬閤人戶部尚書馬森謂生平所見清節二人

粵中譚大初及汶上吳荻也子音以貢歷上石西州
知州有廉直聲

石隨書曰古之人臣有稱之爲古三不惑者謂其不
惑於聲色貨利功名也葛端肅諸公內無嗜慾外無
干求其於居官涉世且不知有身名安問勢利乎是
以謚之曰端曰恭曰介曰肅古人之易名豈有如後
人之浮濫者哉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宣惠恥名
之浮於行也然則觀吾四君子之謚於其行也其有

浮耶否耶